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契诃夫

手记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 契诃夫手记

(俄) 安东·契诃夫 著

贾植芳 译

主 编 郑法清 谢大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诃夫手记/(俄罗斯)契诃夫著;贾植芳著.  
—3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6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ISBN 978—7—5306—5422—4

I.契... II. ①契...②贾... III.散文—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 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2001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76千字

2009年6月第3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19.00元

## 内 容 提 要

契诃夫是俄国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其作品集幽默、含蓄、辛辣、哲理于一身,在世界文坛具有广泛的影响。

契诃夫的散文也以思想深刻,语言凝练,风格独特而见长,是时代精神和作家心灵的真实再现。

## 新版题记

这本《契诃夫手记》是我过去的译品，1953年5月曾印过一版。转眼之间，到了1955年，我突然地离开了书籍、工作、友谊、家人等等，被送入我在青年时期曾经三度进出过的地方。岁月不居，几经辗转，一晃就是二十多年，当我重新生活在党的阳光下的时候，偶然从图书馆的“内部书”库内找到了这个译本，就像在街头碰到久已失散的亲人一样，我的眼睛里涌出了一个老年人的泪花。我望着译本里印的契诃夫像，想到很久以前读过的这个俄罗斯作家的一段话：“一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他没有爱，也没有憎，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一个作家的。”这句简单明白的话，曾被当作金玉之言，它启发了我，又支持了我，使我从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走了过来，像一个人那样地活了过来，我是多么感激他啊！

在1954年，就是这个译本出世的一年多以后，我曾为一家报纸写过一篇短文，谈了我对这本小书的学习心得，这是读书札记一类的东西。在这次修订这个译本的时候，我记起了它，从图书馆尘封的旧报纸堆中找到了它，自己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还有些意思，就提起笔把它重新抄录了出来：

亚历山大·库普林在他的回忆契诃夫的文章里谈到契诃夫的创作时说：“他从哪里得到他的印象？他从哪里找到了他的警句和比喻？他根据什么铸造在俄罗斯文学中他那独一无二的精美的语言？他对任何人也不谈，他从来不提他的创作方法。据说他身后留得有许多手记本，也许将来总有一天会在那些手记本里找到解开这些疑团的钥匙。”

库普林所说的这些手记本，终于在契诃夫逝世后，由契诃夫的夫人克宜碧尔加以整理，在1914年出版了。这是研究契诃夫的一种财富。

被列夫·托尔斯泰称为“没人能比的艺术家”的契诃夫，首先是一个伟大而纯洁的人。他由于热爱和关心生活，对人生自觉的责任感，有把当时生活“翻过来”的要求和信心，所以他的敏感力是从他的高贵的社会责任心来的，这样他才写了他的手记，进而写了创作，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创作而去写手记的。或者说，他写手记，是为了对生活认识得更深刻些，清楚些，抓住生活中的突出特征，整理自己的印象，表示自己的态度，正是这些要求，他才勤恳地写下手记。

因此，据库普林说，契诃夫劝告作家不要在创作上光靠手记过活，“要靠记忆和想象”，创作不是照抄生活，当然更不能照抄手记本了。在他的创作里，利用手记上的东西的时候，往往有很大的改变，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契诃夫是一个始终生活在人民当中并自觉地为人

民服务的人。他为自己的医生身份自豪。他送给高尔基的一只表上刻着“契诃夫医师赠”。他关心人，和各式各样的人来往，由于在生活中自然地熟悉了人，养成了他的深刻的观察力和概括力，所以一提笔就能简洁有力地深入到人的本质中去，不仅写出人的性格，而且活画出人的灵魂。他写自己的手记，进行得认真而严肃，并不是拿着一个小本子到处跑，不假思索地记一些浮面的东西，马上把它变成“创作成品”；或需要写什么了，才临时东奔西走地找个模特儿来，照抄到作品里去。我想，这是他在艺术上获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他的手记，每条都很短，甚至只有一句话，是所谓“比麻雀鼻子还短的东西”，但正如高尔基所形容的，它们是些美丽的精致的花边，是经过深刻地提炼后的产物。

他的手记，只记生活中成为特征和突出的部分，衣服头发之类的细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则是在进入创作时自己生出来的。

契诃夫在手记里所记的东西，不仅是看到和听到的事物，还有他所感到和思考的东西。就是他所记的属于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也是经过他的感受和思考才记下来的。它们又都是一律从所谓生活的密林里提炼出来的。

在他的手记里，另外还有抄自书本里的东西。就是说，有读书杂抄之类的东西。契诃夫有渊博的学识。

这说明一个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还要有广博的知识。契诃夫在这方面，也是一个模范。

手记所用的语言，一如他的创作中的语言，是日常的语言，简洁而朴实，富于诗意，如“天下雨了”之类，用得很自然，正像人在生活中所说的那样，他从来不按照修辞学的规律浮夸地去写什么。

契诃夫的手记，正如他的作品，色彩鲜明而简洁。他能用朴素的笔触一针见血地透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无论是对话、记事、人物、情节、警句、题目，都是富有特征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东西。它们独立起来可以当社会杂文读。

契诃夫手记，作为杂文来看，它的精神特色，正是契诃夫全部创作的特色：愤怒中的自持和出于纯洁心灵的乐天的幽默。它的重要价值，正如高尔基所说：它们是对生活的鼓舞和热爱。他用人民的强大的道德力量，告发了庸俗和罪恶还在占着胜利的时代，同时也预祝了善和美胜利的时代。

契诃夫对伊凡·蒲宁说：“人得不怜恤自己地去劳动。”对于这个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忠实而正直地完成了自己人生责任的劳动诗人，对于这个要求人要“头脑清楚、心地纯洁、身体干净”的作家，我们是永远敬爱的！

我那个旧译本，主要是根据日本神西清的日译本转译的，它出版于1938年，是个订正本。另外也参照了S. S.



Koteliansky 和 L. Woolf 合译的出版于 1922 年的英译本。这次重印时，我原来依据的这两种文字的译本，早已不翼而飞，不知流落何处去了。临时借到 S. S. Koteliansky 和 Leonard Woolf 合译的英文本《契诃夫手记与高尔基的契诃夫回忆录》（The Note - Book of Anton Tchekhov Together With Reminiscences of Tchekhov by Maxim Gorky, The Hogarth Press 1921），我又据此做了一次校改，有些条目并做了较大的改动；由于江礼暘同志热情的努力，又由他找到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61 年刊行的《契诃夫全集》第十卷的印文，做了一次校对，并补译了一些注文。由原文校勘的结果表明，日译本较英译本译文严谨和忠实。在两种译文中，有些意义相反的译文，也借此得到了核实。

这本《契诃夫手记》，是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备忘录，契诃夫夫人在 1914 年整理出版的印本，显然是经过严格选择的，它本身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和历史价值。此次重印时，我请江礼暘同志选译了收录在《契诃夫全集》本中不见于旧刊本的若干项有文学和社会意义的条目，作为《补遗》，印在书后。这样，这本契诃夫的文学备忘录，内容上就更为丰富，显得更完备了一些，使译本生色不少。为了使译文的风格和语言尽可能求得协调和一致，这部分译文由我做了一些必要的校订工作。

旧译本的两则《附录》——契诃夫妻子奥尔加·克宜碧尔·契诃娃写的《契诃夫的临终》和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契诃夫写的《契诃夫和他的作品中的题材》二文，也仍然附在书后。我当时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我的藏书早已荡然无存，一时又无处找到原书，只好做了一些必要的文字校改，当作纪念品留在这里。当时为译本写的《译

者前记》，那里面也向读者交代了些东西，所以仍然保存下来，也算是敝帚自珍的意思吧。

贾植芳 1981年3月中旬在上海

## 译者前记

这本小书是契诃夫死后，由他的夫人、俄国优秀的戏剧家奥尔加·克宜碧尔·契诃娃经手整理出版的。无疑地，这本小书的出版，为研究契诃夫的人们贡献了一种财富，因为它是契诃夫创作成熟期的作品的索引，我们从这里可以发现他的许多名作的影子来。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练习写作的人，这是一种可贵的帮助，——如何把生活的现实表现为艺术的真实，就是说，作家带着自己的目的意识性，如何认识生活，把握生活，描写生活的过程，从这里可以获得一些借鉴和参考。从这本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如何以他的庄严的人格力量和乐观主义，站在19世纪80年代的黑暗反动的俄罗斯现实中，坚信着人类美好的明天的形象，——作家的生活态度，和他的片言只语中所闪烁的、根植于崇高的道德心灵散发出来的作家的智慧的光芒，以及那深刻的人生批评和社会批评力量。

《手记》，这是契氏在他的严肃正直的生活中随手记下来的瞬间的感触，将来作品的腹稿，速写，也包括了他的读书心得，以及从别的作家的著作中所抄录的拔萃。《手记》的时间，是从1892年到1904年，也就是他从库页岛旅行回来的第三年，即写了名作《邻人》、《六号病室》等那一年起，到《樱桃园》上演那一年，即他死的那一年为

止的期间。这是他在创作上最成熟的时期。

另外，在契氏所遗的手稿中，发现了一包题为《题材·凝想·杂记·断片》的稿子，内容一如《手记》，年代也大致相同。

这些笔记式的东西，契氏看得很贵重，他把它当作特殊的笔记本，其中大部分写得都很工整；凡是已在作品中使用过的部分，他都亲手把它涂掉了，至于在作品中变化了样子而使用过的部分，则仍旧保留着。感谢编纂者的周详的努力，使我们今天有机会看到这个笔记的全貌，例如《三姐妹》的台词，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契氏创作过程之一斑。

《日记》部分则是从1896年到1903年的东西，即是他写了《我的生活》，发表了《海鸥》那年起，到写了《新娘》、《樱桃园》那年为止的期间。这里译出的部分只是一个抄本，但是内容和体式和前两部分酷似，联合起来加以研究，更可以较深入地看到契氏的生活和文学风貌。

译文所依据的主要是日本神西清氏的日译本（东京，创元社版，1938年刊），是个订正本。神西清氏是日本优秀的俄国文学研究者，也是俄国文学的翻译家，他对于屠格涅夫和契氏都有独到的研究著作。一般评价，他的译文还算严谨。另外，也参照了S. S. Koteliansky和L. Woolf合译的英译本，这两个译者合作所译的英文版俄国文学著作，在我们也不算陌生，但好像是一个人口述一个人执笔那样的合作者，译文和日译本比较起来，不仅在篇幅上少了一些，而且内容上也有些差别。一般地说，英译本不如日译本细致、完整，有的意义则恰巧相反，这两个英译者好像采用的是意译的办法。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凡是两

种译本有差异的地方，都反复斟酌，加以取舍，大体上是依据日译本译的。《日记》部分，为英译本所无，完全是根据日译本译的。注释方面，英译本较少，所以大部分是来自日译本，至于译者自己所加的注释，则都加以标明。

这本书俄文初版本的出版期间，是1914年，即十月革命以前的三年，契氏死后的十年。译者曾到国际书店去找过原文本，但不可得，所以现在只好暂以这个转译本为满足了。

关于两个附录，也是为了前述的目的——认识契氏的生活和创作过程，临时译出加进去的，一篇是契氏夫人的著作断片，一篇是契氏的弟弟米哈伊尔·契诃夫（Michael P. Tchekhov）在革命后的1923年写的，米哈伊尔写过一本契诃夫事迹，是一本研究契氏的很好的著作。这两篇译文，是根据 S. S. Koteliansky 和 Philip Tomlinson 所辑译的英文版《契诃夫生活和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Anton Tchekhov, Cassell & Co. Ltd. London 1928）一书译出的。这里面还有米哈伊尔写的另一篇《契诃夫与戏院》，因为怕篇幅太多，所以不加进去了。

这是一本难译的书。对于在翻译过程中为我解决疑难的朋友们，谨在这里致谢。译文中不妥当的地方，还希望读者和专家予以指正。

译者

1952年9月末在上海

# 目 录

新版题记 .....	贾植芳(1)
译者前记 .....	(7)
手记 .....	(3)
题材·凝想 杂记·断片 .....	(97)
日记 .....	(113)
补遗 .....	江礼暘 译(129)
附录一 契诃夫的临终 ..... 奥尔加·克宜碧尔·契诃娃	(237)
附录二 契诃夫和他的作品中的题材 ..... 米哈伊尔·契诃夫	(239)

附录三 契诃夫年谱 ..... (249)

我的三个朋友 ..... 贾植芳(262)



(1) 卷一 ..... 123

(2) 卷二 ..... 124

(3) 卷三 ..... 125

(4) 卷四 ..... 126

(5) 卷五 ..... 127

(6) 卷六 ..... 128

(7) 卷七 ..... 129

(8) 卷八 ..... 130

(9) 卷九 ..... 131

(10) 卷十 ..... 132

(11) 卷十一 ..... 133

(12) 卷十二 ..... 134

(13) 卷十三 ..... 135

(14) 卷十四 ..... 136

(15) 卷十五 ..... 137

(16) 卷十六 ..... 138

(17) 卷十七 ..... 139

(18) 卷十八 ..... 140

(19) 卷十九 ..... 141

(20) 卷二十 ..... 142

(21) 卷二十一 ..... 143

(22) 卷二十二 ..... 144

(23) 卷二十三 ..... 145

(24) 卷二十四 ..... 146

(25) 卷二十五 ..... 147

(26) 卷二十六 ..... 148

(27) 卷二十七 ..... 149

(28) 卷二十八 ..... 150

(29) 卷二十九 ..... 151

(30) 卷三十 ..... 152

(31) 卷三十一 ..... 153

(32) 卷三十二 ..... 154

(33) 卷三十三 ..... 155

(34) 卷三十四 ..... 156

(35) 卷三十五 ..... 157

(36) 卷三十六 ..... 158

(37) 卷三十七 ..... 159

(38) 卷三十八 ..... 160

(39) 卷三十九 ..... 161

(40) 卷四十 ..... 162

(41) 卷四十一 ..... 163

(42) 卷四十二 ..... 164

(43) 卷四十三 ..... 165

(44) 卷四十四 ..... 166

(45) 卷四十五 ..... 167

(46) 卷四十六 ..... 168

(47) 卷四十七 ..... 169

(48) 卷四十八 ..... 170

(49) 卷四十九 ..... 171

(50) 卷五十 ..... 172

(51) 卷五十一 ..... 173

(52) 卷五十二 ..... 174

(53) 卷五十三 ..... 175

(54) 卷五十四 ..... 176

(55) 卷五十五 ..... 177

(56) 卷五十六 ..... 178

(57) 卷五十七 ..... 179

(58) 卷五十八 ..... 180

(59) 卷五十九 ..... 181

(60) 卷六十 ..... 182

(61) 卷六十一 ..... 183

(62) 卷六十二 ..... 184

(63) 卷六十三 ..... 185

(64) 卷六十四 ..... 186

(65) 卷六十五 ..... 187

(66) 卷六十六 ..... 188

(67) 卷六十七 ..... 189

(68) 卷六十八 ..... 190

(69) 卷六十九 ..... 191

(70) 卷七十 ..... 192

(71) 卷七十一 ..... 193

(72) 卷七十二 ..... 194

(73) 卷七十三 ..... 195

(74) 卷七十四 ..... 196

(75) 卷七十五 ..... 197

(76) 卷七十六 ..... 198

(77) 卷七十七 ..... 199

(78) 卷七十八 ..... 200

(79) 卷七十九 ..... 201

(80) 卷八十 ..... 202

(81) 卷八十一 ..... 203

(82) 卷八十二 ..... 204

(83) 卷八十三 ..... 205

(84) 卷八十四 ..... 206

(85) 卷八十五 ..... 207

(86) 卷八十六 ..... 208

(87) 卷八十七 ..... 209

(88) 卷八十八 ..... 210

(89) 卷八十九 ..... 211

(90) 卷九十 ..... 212

(91) 卷九十一 ..... 213

(92) 卷九十二 ..... 214

(93) 卷九十三 ..... 215

(94) 卷九十四 ..... 216

(95) 卷九十五 ..... 217

(96) 卷九十六 ..... 218

(97) 卷九十七 ..... 219

(98) 卷九十八 ..... 220

(99) 卷九十九 ..... 221

(100) 卷一百 ..... 222

手  
记

---

1892年—1904年



